

龍飛御天歌 卷第九

DATE
BOOK
BY
V. 9
CLIP
S. 4
V. 9

COLUMBIA UNIVERSITY
KOREAN COLLECTION

MAR 18 1968
Tongnam

龍飛御天歌卷第九



嚴威로 처엄보사 迺終애殊恩이시니 누아니 좃츰

고려호리

赤心으로 처엄보사 迺終내 赤心이시니 누아니

소랑호수동리

維是嚴威始相見之終以殊恩孰不願隨

維是 赤心始相見斯終亦 赤心孰不思懷

維是嚴威事見上

上。第六十六
章黥布事也

○楚王韓信初之

國行縣邑陳兵出入

孟。往也。行。下
孟切。按行也

人有上書告信

反者。上。上聲。下並同。高祖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阮豎子

耳。將。即亮切。下並同。亟。紀力切。急也。豎。臣兩切。童僕之未冠者。高祖默然。又問

陳平。平曰。人主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平曰。

陛下精兵孰與楚。與。如也。高祖曰。不能過。平曰。陛下

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高祖曰。莫及也。平曰。

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

也。竊為陛下危之。趣。讀曰促。為。去聲。高祖曰。為之奈何。平

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狩。舒救切。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

會諸侯。謂諸侯各朝于方嶽之下也。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

陳

第且也。但也。夢莫風切。又讀如字。雲夢。楚澤名也。陳縣名。屬淮陽國。故陳國。

陳楚之

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執必無事而郊迎謁。

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

好即好會。乘車之會。

也。勢俗作執。謁見也。郊迎謁謂出其郊遠迎謁也。禽通作擒。下同。

高祖以為然。乃

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

使去聲。將如字。

高祖因

隨以行。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為。人或說信曰。斬

鍾離昧。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

說音稅。下並同。鍾離復姓。

昧莫曷切。名也。項羽故將。昧素與信善。羽死後亡歸信。高祖惡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

高祖

會諸侯於陳。信持昧首謁高祖。高祖令武士縛信。

載後車。

令平聲。縛繫也。後車副車也。

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

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語出黃石公三略與本文

小異。狡猾也。

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祖曰。人告公反。遂

械繫信以歸。因赦天下。

械。下戒切。械者。加以桎。械繫者。加以徽索也。

高

祖還至洛陽。赦信封為淮陰侯。

淮陰縣名。屬臨淮郡。

信知高

祖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

等列。

惡。去聲。朝。馳遙切。朝見也。從。才用切。從。避也。鞅。通作快。快快。志不滿也。絳。謂絳侯周勃。灌。

謂將軍灌嬰也。信前為大將。又封王。今封侯。故羞也。

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

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

將。即亮切。下並同。噲。苦夫切。

信

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

言俱為列侯也。

高祖以韓王

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

下勁兵處。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師古曰。鞏。即今鞏縣也。宛。於元切。葉。式涉切。宛葉。南

陽之二縣也。韓之分晉。其地南至宛葉。西北包鞏洛。接于新安。宜陽。東有潁川。而淮陽之地。則屬於楚。及漢定天下。韓王信剖符王潁川。其地東無有淮陽。所謂北近南迫。言其境相迫近耳。不屬韓也。

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王太原

以北。備禦胡。都晉陽。

班志。太原郡領二十一縣。今以三十一縣為韓國。

韓

王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寇。晉陽去塞遠。請

治馬邑。高祖許之。

被。猶帶也。數。音朔。下並同。蓋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境。北被邊。

兼有鴈門之馬邑也。
塞。先代切。邊界也。

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韓王

信數使使胡求和解。

下使。去聲。

漢發兵救之。疑韓王信

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韓王信。

間。去聲。私也。上使。去聲。讓。亦責。

也。

韓王信恐誅。以馬邑降匈奴。

降。胡江切。下同。

匈奴冒頓

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

冒頓。音墨特。或讀如字。單于頭。

曼太子也。弑頭曼自立。句。音鉤。句注。山名。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

高祖自將擊

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斬其將王喜。韓王信亡走

匈奴。

鞮。丁奚切。銅鞮縣。屬上黨郡。後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漢使將軍柴武擊之。屠參合。

斬初。高祖以陽夏侯陳豨為相國。監趙代邊兵。

夏。音。

賈。陽夏縣名。屬淮陽國。狝。許豈切。又音希。相。去聲。下並同。代。郡名。屬幽州。有五原關。常山關。狝為趙

相國。將兵守代。狝過辭信。信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

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辟音闕。除也。狝除左右也。狝曰。唯將軍

令之。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

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

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畔通作叛。吾為公從中起。天下

可圖也。為去聲。狝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狝常

慕魏無忌之養士。無忌。魏公子信陵君名也。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

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及為相守邊。

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告歸。

告休。假也。或謂之謝。謝亦告也。漢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

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

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

歸家。至和帝時。賜予告皆

絕。乘。去聲。邯鄲。故趙國。趙相周昌來入見高祖具

言。晞賓客甚盛。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見賢通切。如字。

高祖令人覆案晞客居代者。諸不法事多連引晞。

晞恐。令。平聲。下並同。覆。審也。韓王信因使王黃、曼丘臣等說

誘之。曼。音萬。曼丘。複姓。臣名也。太上皇崩。高祖尊太公為太上皇。太上。無上也。極尊

之稱。不與治國。高祖使人召晞。晞稱病不至。遂與

故不言帝也。

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高祖自東擊之。至

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

為矣。令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見如字一說賢

遍切。謂告白於天子而召見之。高祖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

慙皆伏地。高祖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

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項羽立高祖為漢王。王巴蜀漢

中。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羽自立為西楚霸王。高祖曰。非

汝所知。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

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徽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徽召也。其有急事。則

加以鳥羽。揮之。示速疾也。

呂祖謙曰。

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先生。宋孝宗朝人也。

踞洗以挫黥布。

隨以王者之供帳。

供。去聲。

嫚罵以挫趙將。而隨以

千戶之侯封。

將。即亮切。

用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顛

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之所以能鼓舞一世也。

端。緒也。倪。研

奚切。畔也。

又聞晞將皆故賈人。

賈。音古。

高祖曰。吾知所以與之

矣。

與。猶待也。知與之者。知所以與之之術也。一說。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

乃多以金

購狝將。狝將多降。狝軍遂敗。

購音構。賞募也。狝將皆故賈人。賈人嗜利。

乃多以金購之也。

太尉周勃斬狝於當城。

當城縣名。屬代郡。

信稱

病不從擊狝。陰使人至狝所與通謀。

從才用切。所處所也。

信

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

子部署已定。待狝報。

有罪而居作者為徒。有罪而沒入官者為奴。部署謂部分。

而署置之。

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

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

後遂以為私屬官號。

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

上上聲。土

變告謂土告非常之事。

呂后欲召。恐其儻不就。乃與蕭相國

謀。

儻或然之辭也。蕭相國謂蕭何也。

詐令人從高祖所來言。狝已

得死。列侯群臣皆賀。

列者見序列也。

相國給信曰：雖疾彊

入賀。

給欺也。彊其兩切。

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

鐘室。

樂音洛。長樂本秦之興樂宮，在長安城東隅。周回二十里，宮中有臨華殿、溫室殿、長信宮。

又有長秋、永壽、永寧等殿。鐘室謂縣鐘之室也。

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

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蒯苦。

怪切。姓也。初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徹曰：今楚漢分爭，智勇俱困。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

曰。漢王過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徹曰。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待來。信猶豫不忍倍漢。遂謝徹。夷。平也。謂盡誅也。除。

司馬光曰。

光字君實。宋人。事仁英神。括四朝。編資治通鑑。

世或以韓信

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

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省之。南滅楚。

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項羽

封高祖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以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分關中地而王之。是

為三秦。禽通作擒。下同。羽又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仆僵也。羽徙趙王歇為代王。居代。立張耳為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餘迎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餘留傅趙王。而使夏說守代。羽立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市為膠東王。都即墨。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立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擊走都。遂弑市。自立為齊王。使彭越擊殺安。并王三齊。楚擊齊。榮走死。楚立田假為齊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為王。擊假走之。壞音該。城下。聚邑名。一云。城堤名。在沛郡。正義曰。按城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城之側。因取名焉。高祖至南鄭。以韓信為大將。高祖曰。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高祖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太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項王喑噤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

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卽刊敝。忍不能
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
城。放逐義帝。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霸。實
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
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
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
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
降諸侯。及項王阮秦卒。唯此三人得脫。秦父兄
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威王之。夫王入關。秋
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
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高祖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部
署諸將。舉兵東出。魏王豹反漢。高祖乃以信為
左丞相。擊魏。魏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為
疑兵。陳舩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
軍。襲安邑。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傳詣滎陽。
悉定魏地。信請兵三萬。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
南絕楚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高祖與兵三

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破代兵，禽夏說。信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餘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入，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

之。斬餘禽獸。信得左車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左車曰。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遣辨士奉咫尺書。燕必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信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高祖既棄信耳軍。即令耳循行。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辨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信然之。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信已定臨菑。遂東追齊王。羽使龍且將兵救齊。信擊殺龍且。虜齊王。盡定齊地。使人言於高祖曰。齊偽許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是時楚方急圍高祖於滎陽。使者至高祖。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高祖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高祖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

耳。何以假為。遣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高祖追羽至固陵。與信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高祖堅壁自守。謂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高祖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圍項王垓下。項王走自殺。觀其距蒯徹之

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

陷悖逆。

距。拒也。悖。蒲沒切。亦逆也。

夫以盧綰里閤舊恩。猶南

面王燕。

綰。烏版切。閤。音翰。里。門曰閤。綰家與高祖同里。閤。綰。又與高祖同日。高祖寵

幸綰。群臣莫敢望。故特王之。

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

亦有負於信哉。

朝。馳遙切。春見曰朝。秋見曰請。

臣以為高祖用

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

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

至。

固陵。縣名。屬淮陽國。即固始。木名寢丘。楚令尹孫叔敖所封。

當是之時。高

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

顧。念也。一說。顧。反觀也。反。

已而自視其力有所不能也。

及天下已定。信復何恃哉。

復。扶又切。

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釀功而報德者。

士君子之心也。

徼。求也。釀。通作酬。報也。

信以市井之志利

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

太史公論之曰。

司馬談為太史令。子遷尊其父。故謂之公。遷繼其職。仍稱太史。

公著史記

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

則庶幾裁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德。後

世血食矣。

令。平聲。幾。平聲。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

不務出此。而天

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畔。通作叛。

○

胡寅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

準。之尹切。平也。擬也。

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

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

猶當宥其子孫。

露。見也。宥。赦也。

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

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高祖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蕭何為相國。

下使去聲。自丞

相進相國。則相國之位。尊於丞相矣。

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

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

始矣。

召。讀曰邵。姓也。召平者。故秦東陵侯。

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

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

反於中。有疑君心。

暴。音僕。日乾也。難。去聲。

夫置衛衛君。非以

寵君也。

恐其為變。故守衛之。

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

軍。

佐。助也。

何從其計。高祖說。

說。讀曰悅。

高祖之擊豨也。徵

兵於梁

高祖立越為梁王都定陶

梁王彭越稱病使將將兵詣

邯鄲

彭姓也

高祖怒使人讓之

讓責也

越恐欲自往謝

其將扈輒曰

扈音戶姓也

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

禽矣不如遂發兵反越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

告越與輒謀反

太僕秦官掌輿馬

於是使使掩越囚之洛

陽有司治反形已具

下使去聲下並同乘其不備而覆之曰掩輒勸越反而越

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

高祖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

傳張戀切

驛遞也處昌呂切下同青衣縣名屬蜀郡

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

顏師

古曰鄭即今華州鄭縣是也

越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

昌邑

為去聲。昌邑縣屬山陽郡。越起於昌邑。

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

陽。呂后白高祖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

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遺留也。呂后乃令其舍人

告越復謀反。夷越三族梟越首洛陽下。舍人即越之舍人也。

復扶又切。下並同。梟音澆。縣首於木上也。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

藥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

藥落官切。姓也。祠祭也。聞去聲。下同。高祖召布罵欲烹之。方提趨湯

提舉也。趨讀曰趣。嚮也。布願曰：願一言而死。高祖

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

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

苦楚也。

高祖入彭城。収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人。至彭城。大破

漢軍於睢水。漢軍為楚所擠。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為之不流。圍高祖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

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楚軍大亂。壞散。高祖乃得與數十騎遁去。羽圍高祖於滎陽。益急。漢將軍

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高祖乃令周苛守滎

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入關。收兵。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高祖復軍成臯。羽既破越。還

拔滎陽。及成臯。高祖逃去。北渡河。馳入趙壁。苦謂困苦之也。

當是之時。王一顧。

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

氏不亡。

微。無也。

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

萬世。今陛下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

以為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

人自危也。

苛。細草也。以喻煩雜也。案與按同。効也。

今彭王已死。臣生

不如死。請就烹。於是高祖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釋捨。

也。

信死。淮南王黥布已心恐。

高祖更名九江為淮南王。立布為王。及

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使者至淮南。布方獵。見醢

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恐被收捕。即欲發兵。

反也。旁近也。

布所幸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

門。

大夫掌論議。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負。多至數十人。賁音肥。姓也。赫其名也。赫乃

厚餽遺從姐飲醫家

餽與饋同。餉也。遺去聲。贈也。

希疑其與亂

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土變言希謀反有端。可先

未發誅也。

傳張戀切。上上聲。下同。端緒也。猶言有由也。先未發誅。謂及其未發兵。先誅伐

之高祖讀其書。語蕭相國。

語音御。

相國曰。希不宜有

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希。

不宜有此。謂不應有

反謀也。惡。讀曰冤。使。如字。微驗。謂不顯言其事。

希見赫以罪亡土變。固已

疑其言國陰事。

亡。逃也。陰事。謂陰謀之事也。

漢使又來。頗有所

驗。遂族赫家。發兵反。

使去聲。族。謂誅及其族也。

反書聞。高祖乃

赦赫。以為將軍。高祖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

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

公問之。

汝陰縣名。屬汝南郡。滕公夏侯嬰也。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封汝陰侯。令如字。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

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

而封之。疏爵而王之。其反何也。

上如字。疏分也。

令尹曰。往

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

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

往年與前年同耳。文相避也。

滕公言之

高祖。高祖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

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

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高

祖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

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

吳謂荆王賈所封之地。楚

楚王交所封之地。齊齊王肥所封之地也。魯時入

楚境。燕謂燕王盧綰所封之地。趙趙王如意所封

之地也。所

處所也。

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

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

韓時以益

淮陽國。魏謂梁王

友所封之地也。

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

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

丁蔡縣屬

沛郡。重輜重也。越。會稽地。故越王勾踐之墟也。長

沙。吳芮所封國。時其子臣嗣封。黥布都六。阻淮為

固。故策其西取下蔡。東取劉賈。以據全淮。越在東

南。故策其歸輜重於越。以自厚。為深固。不可取之。

計。布娶於長沙王。故策其身歸長沙也。

高祖曰。是計將安出。

將如字。安何也。

對曰。出下計。高祖曰。何為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

曰。希故麗山之徒也。

麗與驪同。布初坐法黜論決。而徒役於驪山。

自致

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

故曰出下計。

乘去聲。上為去聲。

高祖曰。善。封薛公千戶。於

是高祖自將兵而東。

將即亮切。下並同。

希之初反。謂其將

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

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

言。東擊荊。荊王賈走死富陵。

賈音古。下並同。富陵縣名。屬臨淮郡。盡

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為三軍。欲

以相救為奇。

臨淮郡有徐縣僮縣。楚蓋發兵與布戰於二縣之間也。相如字。不聚一處。

而分為三。欲互相救。出奇譎。

或說楚將曰。

說音稅下同。

布善用兵。民

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

孫子兵法之辭也。言

士卒近家。易以敗散之地也。

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

能相救。不聽。

安何也。

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

遂引兵而西。高祖與布軍遇於鄆西。

鄆音機。鄆縣屬沛郡。鄆西。

鄆縣之西也。

布兵精甚。高祖壁庸城。

壁。軍壘也。以布軍銳甚。故堅壁以挫

之。庸城地名。必亦在鄆縣西。

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高祖惡之。

陳。讀曰陣。惡。去聲。

與布相望見。遂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

欲為帝耳。高祖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

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

數。音朔。下並同。

高祖令別將追

之。

令。平聲。下並同。

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

洮。音兆。

水。在江南。

布故與番君婚。

番。音婆。即故長沙王吳芮也。

以故長沙成

王臣。使人誘布偽欲與亡走越。

以故。謂以此之故也。成。謚也。臣。芮之。

子也。偽。謂詐為此計也。

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

舍。

番陽縣。屬豫章郡。茲鄉。在鄒陽縣。一說。據史記及漢書。皆言追斬布番陽。竊意茲鄉。當在番陽

界。非鄒陽也。

高祖數使使問相國何為。

下使。去聲。相。去聲。下並同。問相

國何為。謂問其居守何所營為也。

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兩

有佐軍。如陳豨時。

為去聲。拊。通作撫。循。摩也。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以佐軍。

也。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

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

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

孳。與孜同。孜。孜言不怠也。

上所謂

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貴

資以自汙。上心必安。

胡。何也。賈。始制切。賒也。賈。音特。今作貸。從人借物也。汙。穢。

也。

於是。何從其計。高祖乃大說。

說。讀曰悅。

高祖罷布軍

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

道遮行。謂在道上遮天子行也。上聲。下同。彊其兩切。數如字。高祖至。何謁高祖。

笑曰。今相國迺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

謝民。

謂相國取人田宅以為己利。故云迺利民也。所以令相國自謝之。

後何為民

請曰。

為去聲。

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棄。

陝與狹同。上如字。

林苑名。在漢長安縣西南。秦始起上林苑。苑名。在漢長安縣西南。秦始起上林苑。苑名。在漢長安縣西南。秦始起上林苑。

願令民

得入田。毋收橐為禽獸食。

橐。工老切。禾稈也。苗子還種田人。使留橐入官。

以飼獸。蓋苑中養天下百獸。以供秋冬射獵取之。

高祖大怒曰。相國多受

賈人財物。為請吾苑。

為去聲。下同。

乃下何廷尉械繫之。

下。去聲。廷尉。官名。聽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一說。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為

號數日王衛尉侍。王。姓也。史失其名。衛尉寺。在宮內。掌宮門衛屯兵。侍。謂侍天子

也。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前問。謂進而請之也。

也。胡。侍。高祖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

自予。予。通。作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

於民。故繫治之。媚。愛也。謂求愛於民也。主衛尉曰。夫職事苟

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

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

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

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

之金乎。為如字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

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祖不

懌。淺。謂用意淺也。懌。悅也。感衛尉之言。故慚悔而不悅也。是日使使持節赦

出何。下使。去聲。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高祖曰。相國

休矣。休者。令出外自休息。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為去聲。我不

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

姓聞吾過。

唐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將。並即亮切。下並同。高祖嘗從容與韓信。

言諸將能將兵多少。高祖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高祖曰。於君何如。曰。

臣多多而益善耳。高祖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

下。去。李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劉項謂高祖及

項羽也。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韓仇。為去聲。良家世

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陳平、韓信皆怨楚，為韓報讎，疆秦天下振動。

不用，故倣漢之勢，自為奮爾。殷王司馬卬叛楚，項羽以平為信武

君。往擊殷降而還。羽拜平為都尉，居無何，漢攻下殷。羽怒，將誅定殷者，平懼間行，杖劍亡度河。

遂降漢。信初屬羽，為郎中。信數以策干羽。羽不用。高祖之入蜀，信亡楚歸漢。至於蕭

曹樊灌悉由亡命。蕭、蕭何、曹參、樊、樊噲、灌、灌嬰也。高祖因之。

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

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

六國謂燕趙韓魏齊楚也。

復扶又切。

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

輓之功也。

借箸。求借所食之箸。用以指畫也。楚數侵奪漢角道。漢軍乏食。高祖與酈

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德義已行。楚必歛衽而朝。高祖曰。善。趣刻印。

先生因行佩之。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高祖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

良。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高祖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

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革

為軒。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

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唯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高祖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水運曰。漕輓音晚。引車也。陸運曰。輓高祖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轉漕給軍。不絕糧道。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

項羽尊范增為亞父。

羽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太宰。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羽。羽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羽不聽。亞父聞羽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臣故謂劉

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切

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

中。去聲。或如字。鄧禹。賈復。

知光武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光武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命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土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先武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藉。慈夜切。憑藉切。

也。構。居候切。成也。易。弋豉切。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越

於蕭張。莽。王曼子也。匿情求名。繼四父而輔政。遂移漢祚。改國號曰新。下去聲。寇。寇恂。

鄧。鄧禹也。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越過也。

高祖遠矣。光武追擊銅馬。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

安。先武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

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

之

太祖開國之初。首置功臣都監。褒賞之典。悉令舉

行。

功臣都監判官二人。秩從八品。錄事二人。從九品。我

品。錄事一人。從九品。令平聲。

立碑以紀其功。建長生殿以圖其

形。

長生殿在京城北部通明坊。

錫之土田。臧獲三代祖考並加

追贈其父母妻。超三等封贈給祿。

獲胡陌切。臧獲奴婢也。方言。刑

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也。生曰封。死曰贈。

直子超三等授職。無直子則甥姪女壻超二等錄

用。甥。師庚切。姊妹之子曰甥。兄弟之子曰姪。錄。采錄也。嫡長則世襲不失其

祿。子孫雖有罪犯。有及永世。載諸信書以賜之。信

任以事。無所疑貳。長上聲。或於燕閒之暇。與之擊毬。

內庭。或數與宴饗。功臣等亦數享。上歡洽之情。

上下無間。親若父子。燕。伊甸切。安也。閒。通作閑。擊毬之法。或數人。或十餘人。或

數十人。分左右。以較勝負。棒形如匙。大如掌。用水止皮為之。以厚竹合而為柄。棒皮薄則毬高起。厚

則毬不高起。又有漆棒。所擊之毬。輪而不起。隨其厚薄大小。厥名各異。毬用木為之。或用礪砢。大如

雞卵。掘地如碗。名窩兒。或隔殿閣而作窩。或於階上作窩。或於平地作窩。毬行或騰越。或斜起。或輪

轉。各隨窩所在之宜。一擊入窩。則得算二。一擊不入。隨毬所止。再三擊之而入。則得算一。一擊而入。

則他毬不得再擊而死。再擊而入。則他毬不得三擊而死。此後同。一擊之毬。雖與他毬相觸而不死。再擊之毬。與他毬相觸則死。此後亦同。或立而擊。或跪而擊。節目甚多。數音朔。下同。饗與享同。奉上之謂享。有疾病則遣醫治療。使人存問。相屬不絕。間去聲。存。省視也。屬。音燭。於其卒也。或至親臨殯。歎悲慟殊甚。

召予主喪者。恤奠賻贈。恩數優隆。

殯。必切。切。最塗。曰殯。將遷葬以。

賓遇之也。次。位次也。奠。置祭也。賻。符遇切。助也。所以贈終。禮起。車馬曰賻。有帛曰賻。珠玉曰含。衣服曰襚。摠謂之贈。功臣雖有罪。必曲原之。終太祖之世。功

臣無一誅死者。推恩始終保全功臣。古未有也。

曲。

曲也。原。免也。

○左侍中裴克廉。右侍中趙浚。門下侍郎

贊成事金士衡鄭道傳判中樞院事南閭等啓曰。

王子諸君服御綈浣不可不備用度不宜不足乞

於本科外加賜土田

綈留尤切。旣御也。從才用切。科品也。

太祖從

容語潛邸時事因曰本科百餘結亦不至飢寒

若又加給則人必謂予私已子也况京畿土田有

數豈可濫給

從七恭切。從容和緩貌。語音御。

卿等若欲加給則於

功臣先行加給以例及之乃可徒以王子言之則

不可閭曰諸功臣等科田外既蒙賜田王子加

給豈為不可太祖目閭曰謂予賜田功臣亦賜

諸子耶。既而授容曰。今功臣賜田。宜擇給膏腴之

地。○大司憲南在等上言。上。上聲。祿者。古先哲王所

以養士大夫之供職事者也。今功臣之母及妻。封

宅主者。亦許食祿。殿下待功臣之意。則厚矣。然

一家之內。並受天祿。不合於義。乞上女宮主。

王子翁主外。翁主宅主。母令給祿。國初。王子之妻。封翁主。雖非

王子之妻。亦或封翁主。太祖曰。開國功臣父母妻。既於錄

券封爵。有爵無祿可乎。券。區願切。契也。○命都承旨韓尚

敬傳。旨于都評議使司曰。本朝。恭靖王二年。改中樞院承旨。為承

政院承旨。太宗元年。改承旨為承樞府代言。都承旨為知申事。承宣房稱代言司。置印信。後以代

言司為承政院。又增置同副代言一人。我殿下十五年。復改知申事為都承旨。代言為承旨。王

氏絕祀。天乃俾予肇造邦家。實為斯民也。若不敬

天勤民。天之降殃必矣。

絕祀。絕其祀也。俾。使也。為。去聲。殃。於良切。禍也。自

古以來。世之所以未治者。君臣未得相遇也。予雖

否德。每謂卿等應時而出。為我股肱。以創大業。宜

與夙夜厲精。以答天意。

治。去聲。下同。否。不通。前。予。漢梅福傳曰。厲志竭精。

因老病。倦於聽斷。但保卿等耳。願治之心。豈敢忘

於須臾。卿等宜各盡心。以補不逮。

倦。渠卷切。疲也。厭也。須臾。不久。

貌不逮。侍中趙浚。金士衡等感泣而對曰。臣等俱不及也。

以庸愚獲遭聖上。敢不盡竭心力。以補萬一。

言萬分之一。○殿中卿卞仲良與兵曹正卿李薈言曰。

薈。鳥外切。自古政權兵權。不可兼任一人。兵權宜在宗

室。政權宜在宰輔。今趙浚鄭道傳南閭等。既掌兵

權。又掌政權。實為不可。仲良以此言於義安君和。

和告于太祖。太祖召仲良問之。仲良對以實。

太祖怒曰。此數人皆我股肱之臣。終始一心者也。

如或可疑。則誰可信者。為此言者。必有以也。

以他故也。

即命大司憲朴經巡軍萬戶李稷等鞠之流仲

夏于寧海薈于順天皆削職源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寧海本高句麗

于尸郡新羅改為有鄰郡高麗改為禮州顯宗置防禦使高宗陞為德原小都護府後又陞為禮州

牧忠宣工汰諸牧時改為寧海府才朝太宗一三年改為

都護府別號丹陽今屬慶尚道順天本百濟故平郡或稱武平新羅改昇平郡高麗成宗新定十道

時為昇州充海軍節度使靖宗復為昇平郡忠宣王陞為昇州牧後降為順天府本朝因之太

宗十三年改為都護府別號平陽其山鎮曰麟蹄今屬全羅道○太祖置酒新宮

涼廳新宮即今景福宮也涼廳故基在宮城北苑內南陽君洪永通昌寧

府院君成汝完與焉潛郎故人也南陽本高句麗唐城縣新

羅改為唐恩郡。高顯復為唐城縣。顯宗屬水州任內。後移屬仁州。明宗始置監務。忠烈王以縣人洪茶丘仕元為征東行省右丞。陞為知益州事。後又陞為江寧都護府。又陞為益州牧。忠宣王汰諸牧時。降為南陽府。本朝因之。太宗十三年。改為都護府。今屬京畿道。與讀曰預。判三司

事鄭道傳賦詩以獻。禁院春深花正繁。為招耆舊

置金樽。為去聲。天工忽放知時雨。天工。天之工也。杜甫詩曰。好雨知時

節便覺渾身雨露恩。○庚申夜。道家云。三尸神在人身中。上尸

名彭躡。中尸名彭躡。下尸名彭躡。一云。上尸名青姑。好伐人目。中尸名白姑。好伐人五臟。下尸名血

姑。好伐人胃命。一居人頭。能令人多思欲。好車馬。一居人腸。能令人嗜飲食。好恚怒。多忘少氣。一居

人足。能令人耽色慾。喜殺害。關節搔擾。五臟踴動。三尸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每至庚申日。率其人

之昏睡。與身中七魄。主詣天曹。言罪過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修真之人。當先絕去。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守者不寐也。不欲三尸得以言其過也。國俗自古每當歲終庚申之夜。必會守懽宴。雖因道家之說。實取月令。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之義也。故三時庚申。皆不守也。

太祖召判三司事鄭道傳等諸勲臣。置酒張樂。酒酣。太祖謂道傳曰。寡人之得至於此。卿等之力。

也。相與敬慎。期至子孫萬世可也。道傳對曰。齊桓

公問於鮑叔曰。何以治國。鮑叔曰。願公無忘在莒

時。願仲父無忘在檻車時。

鮑。部巧切。姓也。莒。荀許切。國名。桓公奔莒。鮑叔

傳之。子糾奔魯。管仲傳之。及襄公卒。齊人召桓公。魯人亦送子糾。而使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桓公。

帶鉤。後魯桓楮管仲。送之於齊。桓公因鮑叔薦而相之。桓公與管仲飲酒。管仲土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臣願殿下無說苑。管仲束縛膠目。居檻車中。

忘墜馬時。臣亦無忘鎖項時。則子孫萬世可期矣。

太相墜馬事。見上第十二章。道傳嘗因繫甫州。云鎖項。蓋謂此時。

太相曰。然。使

人歌文德曲。目道傳曰。此卿所撰進。卿宜起舞。

道傳即起舞。太祖令脫上衣以舞。遂賜龜甲裘。

歡甚徹夜乃罷。

文德曲。美文德也。道傳製此曲。并小序以進曰。殿下初即位。立經

陳紀。與民更始。可頌者多矣。舉其大者。作開言路。保功臣。正經界。定禮樂。其詞曰。法宮有嚴深九

重。一日萬機紛其業。君王要得民情通。大開言路達四聰。開言路臣所見。我后之德與舜同。

聖人受命乘飛龍。多士競起如雲從。騁謀效力咸厥功。擗以山河保始終。保切臣臣所見。我后之德垂無窮。經界毀矣久不修。強并弱削相魚然。我后正之期甫周。倉廩充富民息休。正經界臣所見。丞哉樂愷。享千秋。為政之要在禮樂。近自閨門達邦國。我后定之垂典則。秩然以序和以懌。定禮樂臣所見。功成治定配無極。令平聲。龜甲裘。以貂鼠皮裁之。黑白相間為之。其文猶龜甲然。故名之。

○奉常寺議雞林君鄭熙啓謚曰安煬安荒安

感報于禮曹

本朝太祖元年定官制。奉常寺判事。秩正三品。卿從三品。少卿正四品。

丞從五品。博士正六品。協律郎正七品。大祝正八品。錄事正九品。太宗元年改博士為注簿。又以

卿為令。少卿為副令。丞為判官。九年改為典祀寺。十四年改令為尹。副令為少尹。我殿下二年復稱奉常寺。掌供粢盛。柎鬯。籩豆。及祭服樂器。贈謚等事。謚時吏切諫行立號以易名也。自周公始也。

謚法。好和不爭曰安。好內逮禮曰。禮曹傳報門下。煬。好樂怠政曰荒。滿志多窮曰惑。

府。府具本取旨。本即今之啓本也太祖召定謚奉常博

士崔蠲問曰。蠲圭切熙啓元勲也。贈謚何若是其甚

耶。且但論其過。不舉其功何耶。即下巡軍獄鞫之。

下。去聲又因奉常少卿安省寺丞金汾大祝韓臯。協

律郎閔審言。錄事李士澄。於是刑曹劾散騎常侍

全伯英。李滉等。騎。去聲。滉。戶廣切又勅禮曹議郎孟思誠

佐郎趙士秀。以不駁奉常寺贈謚之誤也。駁。北角切。異也。

立異議以糾駁衆議之非。言其執議不同。如色之間雜也。命杖蠲一百徒于

金海

徒奴也。蓋奴辱之也。金海本駕洛國。後漢光武建武十八年。駕洛之長我刀干。汝刀干。彼

刀干等九人。率其民禊飲。望見龜旨峯。有非常聲氣。就視之。有金榼自天而降。中有金色卵。圓如日輪。九人拜而神之。奉置我刀干家。翼日九人咸會開榼而視。有一童子剖殼而生。年可十五。容貌甚偉。衆皆拜賀。盡禮。童子日岐嶷。歷十餘日。身長九尺。九人遂奉以為主。即首露王也。國號駕洛。又稱伽倻。後改為金官國。其國東至黃山江。東北至伽倻山。西南際大海。西北界智異山。在位一百五十八年。以獻帝建安四年薨。至九代孫仇夷王。降于新羅。新羅法興王待以客禮。以其國為食邑。號金官郡。文武王始置金官小京。景德王改為金海小京。高麗太祖改金海府。後降為臨海縣。又陞為郡。成宗改金州。安東都護府。顯宗降為金州。防禦使。元宗陞為金寧都護府。忠烈王陞為金州牧。忠宣王汰諸牧時。復為金海府。本朝因之。太宗十三年。改為都護府。別號益城。其山鎮曰益山。今屬

慶尚道 杖省等有差。流省于丑山。汾于角山。審言于

順天。士澄于康州。丑山島在慶尚道寧海府東十五里海中。角山鄉在晉州南三十里海邊。康州即晉州也。伯英、湔、思誠、士秀等俱罷職。更謚熙

啓曰：良景謚法溫良好樂曰良。由義而濟曰景。○遣中樞院副使辛

克恭為東北面都宣慰使。以書賜衣酒于都宣

撫巡察使鄭道傳。使去聲。下同。宣慰使若外方有大臣當勞問者。遣大臣以慰之。

宣撫巡察使亦不常置。四方有事則差大臣使為之。其書曰：相別日久。思

想殊深。欲遣辛中樞往問行役。役亦行也。崔兢適來備

知動止。稍自慰解。時道傳為宣撫使。往定州府郡縣之名。兢為從事官。道傳遣兢

詣京以事聞也。茲將襦衣一領以備風露。領納為

幸。將持也。襦。汝朱切。李參贊李節制使虔俱寄襦

衣各一領。初以參贊門下府事李之蘭為都兵馬

以使。僉節制使李原景為兵馬使。副道傳

以行。高麗恭讓王省五軍為三軍都摠制府。本

朝太祖二年改為義興三軍府。摠掌中外軍馬

事。領府事一人。判府事一人。判三司事以上兼之。

知府事一人。中樞以上兼之。中左右軍節制使各

二人。宗室省宰兼之。同知節制使各二人。中樞兼

之。僉節制使各二人。正三品為之。恭靖王二年。

罷中樞合三軍府為祿官。太宗元年改為義興三

軍府為承樞府。稱承樞府某軍摠制。以掌軍政。三

年。三軍各設都摠制府。置都摠制一人。摠制二人。

同知摠制二人。僉摠制二人。不係於承樞府。軍務

依舊統焉。五年。革承樞府。歸之兵曹。八年。復置掌

軍摠制。九年。增置義興府。兼判事。知事。同知事。各

一人。十二年。罷義興府。復令兵曹掌軍政。十五年。加設三軍總制各一人。同知總制各二人。僉總制各一人。我。殿下十四年。罷三軍總制府。置中樞院。判府事三人。秩從一品。院使。知院事各三人。正二品。同知院事。副使八人。從二品。僉知院事六人。正三品。十六年。增置僉知院事四人。十八年。置領院事一人。
幸說與眷戀之意。餘在幸中樞。春寒若

時自保。以既邊功不具。松軒居士書
眷。顧。戀。慕。若。順。既。盡。

也。太祖用潛邸時。軒號稱為松軒居士。
○太祖幸平州溫泉。至所磨

洞。
平州。本高句麗大谷郡。或稱多知忽。新羅改為永豐郡。高麗改平州。成宗

置防禦使。顯宗定為知州事。本朝。太宗十三年。改為平山郡。十五年。陞為都護府。別號延德。或

稱東陽。今屬黃海道。溫泉。在府南五十五里。所磨洞。在京畿積城縣之南。紺嶽之西。距縣五里許。時

太祖幸檜巖寺。遂經由此洞。幸平州也。

與右政丞金士衡宜城君南

閭論潛邸相得之情。及開國勤勞之事。酒杯相屬。

親如舊時。

宜城本新羅韓含縣景德王改宜寧為咸安郡領縣高麗顯宗屬晉州任內恭

讓王始置監務以新繁縣屬之今為縣監別號宜春屬慶尚道屬青燭

○監察金扶

與監察皇甫璵

璵他典切

飲酒於新監察金仲誠家。過

左政丞趙浚第曰。雖作大家何能久居。後必為他

人有矣。璵聞之。說與注簿李養修。養修言於成均

樂正金汾。汾浚之門人。以告浚。浚聞于太祖。

門人。

猶稱門生也。聞去聲。

太祖怒曰。浚開國元勳。與國同休戚。

扶以浚為不久。是以朝鮮社稷為不久也。命璽

置極刑。

朝。馳。遙。切。下同。亟。紀。力。切。

以璽養修。不直告於朝。杖璽

皆養修。罷監察同扶飲酒者十八人

右第七十八章

始終이다를심시功臣이疑心하니. 定鼎無幾. 功

이그츠리이다

幾。居。豈。切。下同。

始終이그츠리심시功臣이忠心이니. 傳祚萬世. 功

이그츠리잇가

始終有異. 功臣疑惑. 定鼎無幾. 遂絕其續

始終如一。功臣忠勤傳祚萬世。豈絕其勲。

始終有異事。見上。

上。第七章也。

始終如一事。見上。

上。第七章也。

若第七十九章

此章承上章而反覆歌詠之也。

武功。은아니爲。하.상.신.비.돌.아.를.심.씨.鼎峙之業。

세.시.니.이.다.

爲去聲下同。峙丈里切。通作峙。峙。言漢魏吳三國鼎足而立也。

討賊。이.겨.를.업.스.샤.되.선.비.돌.두.스.심.씨.太平之業。

이.빛.나.시.니.이.다.

匪直爲武。且識儒生。鼎峙之業。肆克樹成。

真。但也。樹立也。

不遑討賊。且愛儒士。太平之業。肆其光煒。遑。胡光切。不遑。暇也。

討賊。言急於討賊。不暇他事也。煒。羽鬼切。盛貌。

蜀先主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

亂之道。悉矣。周旋。周回旋轉也。元方。紀字。康成。玄字也。

太祖素重經術。雖在軍旅。每投戈之隙。引名儒商

榘經史。或至夜分不寐。素。故。投。棄。商。度也。榘。古嘗。嶽切。舉其略也。分。半也。

征兀刺。事見上第。三十九章。聞毀垣中有哭聲。使人就視。有

一人裸立掩泣。裸。魯果切。赤體也。掩泣。掩面而泣也。執以問。乃曰。我

元朝狀元拜住也。貴國李仁復。吾同年也。朝。馳遙切。及第。

第一人稱獨狀元。第二人為榜眼。第三人為探花。稱同榜人曰同年。仁復中元順帝至正辛巳制科。

太祖一聞狀元之語。即解衣衣之。與馬騎之。遂與

俱來。

下衣於既切

高麗恭愍王拜拜住為判司農寺事。

賜姓名韓復。舉子多以程文就正。

舉子習應舉之業者也。程文應

舉程式之文也

高麗辛昌教有曰。

卿性行淑均。局量寬洪。

行

孟切。淑善均平也。

讀書不倦。事必師古。

古古訓也。古訓者古先聖王之

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

名第八十章

주송루아니앗기샤금판求하시니經世度量이
크시니이다

聖性
아
나
미
드
사
學
問
이
고
프
시
니
創
業
規
模

모
시
니
이
다
也。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也。規。正圓之器也。模。通作摹。規倣

不吝千金。典籍是索。經世度量。是用恢廓。典常也。以其所載之

事。可為常法也。籍。經籍也。索。求也。恢。苦灰切。恢廓。廣大貌。

不矜聖性學問是緣創業規模是用遠大

也

宋太祖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

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

釋捨也。卷書卷也。購居候切。以

財有所求也。

從周世宗幸淮甸。或譖於世宗曰。趙匡胤

下壽州。私所載凡數車。皆重貨也。

匡胤宋太祖名也。下。去聲。下壽

州事。見上第二十章。金玉曰貨。

世宗遣使驗之。盡發籠篋。唯書

數千卷。無他物。

使。去聲。籠力董切。竹器也。篋口叶切。箱也。

世宗亟召謂

曰。卿方為朕作將帥。闢封疆。當務堅甲利兵。何用

書為。

亟。紀力切。急也。為。去聲。將。即亮切。

太祖頓首曰。臣無奇謀上

贊聖德。濫膺委任。常恐不迨。所以聚書欲廣聞見。

增智慮也。世宗曰。善。

迨。及也。

太祖豁達濟時之量。仁厚好生之德。出於天性。勲

庸輝赫。愈益謙恭。豁。呼枯切。疏通也。好。去聲。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勲。功也。民

功曰庸。輝。齒善切。光明貌。赫。盛貌。且素重儒術。視事餘暇。常與

儒劉敬等覽觀經史。樂而忘倦。慨然有挽回世道

之志。樂。音洛。嘗以家門未有業儒者為嫌。令太

宗就學。凡所政治者。皆曰業。業。儒謂以儒為業也。令。平聲。下同。太宗惟日

孜孜讀書不倦。太祖嘗謂曰。成吾志者必汝也。

孜孜。津之切。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也。神德王后每聞太宗讀書

聲。嘆曰。何不為吾出乎。出。生也。辛禡時。太宗登第。

太祖拜謝闕庭感極流涕

漢之取士其射策中者謂之登第亦謂之及第

言其文學及等第也。太宗中洪武癸亥科第

及拜提學

洪武壬申拜密直提學

太祖甚喜令人讀官教至于再三

官教即告身也

太祖

每宴會賓客令

太宗聯句輒謂曰我之與客懽

娛汝力居多

自漢武為栢梁詩使群臣作七言始有聯句體梁何遜集多有其格唐文

士為之者亦衆凡聯一句或二句亦有對一句出一句者

太宗成就聖德雖

自天性實由

太祖勸學之勤也

名第八十一章

하루는 빈을 보시고 御座에 나르시니 敬儒之心이

엇더하시니

늘근신빙을보시고禮貌로쓰르시니右文之德이

엇더하시니禮貌致敬以有禮也人道尚右以古為尊故尊文曰右文尊武曰右武莫能尚

者亦曰無出其右

引見小儒御座遽起敬儒之心云如何已已語終辭

接見老儒禮貌以跪右文之德云如何已

高麗忠烈王遣世子如元忠烈王尚元世祖女齊國大長公主生子璋為

世子是為忠宣王也如往也政堂文學鄭可臣禮賓尹閔漬等

從行漬疾智切從才用切一日世祖引見世子于便殿隱几

而卧問爾讀何書

便讀如字。隱憑也。依也。几。案屬人所凭坐也。

對曰有

師儒鄭可臣閔漬在此宿衛之暇時從質問孝經

論孟

質正也

世祖大悅試喚可臣來

喚呼玩切呼也

世子引

與俱入遽起而冠責曰爾雖世子吾甥也彼雖陪

臣儒者也何得令我不冠以見

外孫曰甥陪重也諸侯之臣於天子

為陪臣大夫之家臣於諸侯為陪臣令平聲

仍賜坐問本國世代相傳

之序理亂之迹風俗之宜自辰至未聽之不倦其

後命公卿議征交趾有詔高麗世子之師二人召

與同議

趾諸市切足也交趾唐安南之地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其指交故

名交

二人議曰。交趾遠夷。勞師致討。不如遣使招

來。如其執迷不服。聲罪征之。一舉可以萬全。對稱

旨。使去聲。迷惑也。稱去聲。愜也。

於是授可臣翰林學士。嘉議大

夫。漬直學士。朝列大夫。

朝。馳遙切。元制。翰林院。學士。二負。直學士。三負。嘉議

大夫。正三品。朝列大夫。從四品也。

高麗恭讓王時。韓山君李穡。奉召自貶所還京。謁

太祖于邸。

穡嘗坐彛初事。流徙韓山。

太祖驚喜。迎之上座。跪

進酒。請穡立飲。穡不讓。極歡而罷。人皆非穡之不

讓。上座。尊處也。

右第八十二章

君位를보미라호호씨를命을알외리라바를우히
金塔이소스니

자호로制度나날씨仁政을맛도리라하늘우히金

尺인리시니

孟子曰行仁政而
至莫之能禦也

位曰大寶天命將告肆維海上通湧金塔

易曰聖人
之大寶曰

位告姑次
切肆故也

尺生制度仁政將託肆維天上通降金尺

高麗太祖未即位時夢見九層金塔立海中自登

其上

尺生制度事見上

上第十
三章也

若第八十三章

남그미賢者스마로太子를물어인기게시고하노라
니라셔니이다

나라히오라관마로天命이다아관시영문은의새
보나나이다

維帝雖賢靡有太子時維僵柳忽焉自起

維邦雖舊將失天命時維枯樹茂焉復盛

茂房廢切
葉盛貌復

扶又切

漢昭帝之時泰山有大石自起立

昭帝名弗陵武帝少子也昭帝

元鳳三年泰山萊蕪山南有石如數千人聲民觀之。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三石為足。

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

自起生。謂樹枯死僵。符卧在地者。亦自立生。

節令睦弘曰

符節令主符節屬少府。睦音維姓也弘名也

石柳陰類下

民之象。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

有從匹夫為天子者

復扶又切

後五年昭帝崩無嗣宣

帝興於民間即位

宣帝名病已武帝之曾孫史皇孫之子也。生數月遭巫蠱事依

祖母家史氏。及昌邑王廢霍光等迎入即帝位。更名詢。

李德裕曰。

德裕字文饒。唐武宗時人。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

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漢昭帝是也。使得伊

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伊呂謂伊尹呂望也。成康謂周成王康王。

也。倬音年等也。

德源有大樹枯朽累年。先開國一年復條達數

榮。時人以為開國之兆。

先。去聲。復扶又切。兆。猶卜之兆。盡事之端也。

右第八十四章

方面。言其體大。其用廣。其功高。其德厚。其德大於至明。

其德大於至明。

識文
天

不覺方面

不覺方面
誰改誰易
律以律切助語也

未曉識文
帝之衷
誰誘誰導
曉知也衷

中也左傳曰天誘其衷
註上天誘掖中心

周世宗自伐遼還在道閱四方文書得韋囊中有

木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
閱察也皮柔熟為韋囊橐也題書題也

時張永德為點檢永德周懿親有功
懿美也永德周太祖壻也

世宗疑之遂以宋太祖代永德世宗每見臣下有

方面大耳者必殺之。而太祖為黜檢日侍傍而不
之覺

圖識有早明之文。人莫喻其義。

喻曉也

天子特

命改國號曰朝鮮

朝馳遙切。朝鮮有朝日鮮明之意。是合於早明之識焉。

右第八十五章

여섯글이다. 마다 소가 마고 되고 빗는 남을. 라나
마시니

石壁에 수 멧던 네 빛을 아나라. 또 하랑 배를 수 머니
수동으로

六麋斃号五鴉落号于彼横木又飛越号

巖石所匿古書縱激雖天之意孰不之知

微無也言雖無置於

巖石之古書孰不知上天眷命之意也

斃六麋事見上

上第二十八章也

○太祖少時定安翁主

金氏見墻頭五鴉請射之

少詩照切射食亦切

太祖一發

五鴉頭皆落金氏異之謂

太祖曰慎勿洩此事

○太祖與李豆蘭並逐一鹿忽遇僵樹當前鹿從

樹下走豆蘭勒馬迴去

勒抑也

太祖超踰樹上馬

出其下即及騎追射獲之

射食亦切

豆蘭驚歎曰公

天才非人力所及○高麗恭讓王時太祖獵于

臨江華藏山臨江縣本高句麗獐項縣新羅改臨江為牛峰郡領縣

湍任內為尚

讓王元年始置監務本朝太宗十四年革縣

合于長湍號長臨縣尋復置臨江縣監今屬京畿道華藏山在臨江縣之西五十餘里逐鹿

至絕壁高數十尺其勢敵仄人不能下敵居宜切仄札色切

皆傾也下去聲下並同鹿滑下太祖策馬亦打滑而下至

底馬蹶未起滑戶八切底典禮切下也蹶居月切跌也太祖即射鹿

而斃之射食亦切○太祖在潛邸有僧踵門獻異書云

得之智異山巖石之中踵之隴切踵門足至門也書有木子乘

猪下復正三韓境之句。下。去聲。太。祖。誕。於。乙亥歲。復扶又切。使人

迎入。則已去。尋之不得。

右第八十六章

물우히대방물웅호소니. 뵈티시며. 싸호니. 한소리를

소내자부시며

드려버디를. 뵈면. 지시치하시니. 聖人神力。

어니. 다슬음이니

馬上大虎一手格之。方闔巨牛兩手執之。巨。曰許切。大也。孰謂

也持

橋外隕馬薄言挈之。

聖人神力奚罄說之。

隕。羽敏切。從高

下也。挈。詰結切。縣持也。罄。告定切。盡也。

太祖少時在東北面。有人告曰。有大虎在某藪中。

少。詩照切。藪。蘇口切。澤無水有草曰藪。

太祖執弓矢。又以一矢插

腰間而往。登藪之後。岨令人從下而驅。

令。平聲。

太

祖忽見虎在側甚近。即馳馬避之。虎逐之。登馬臀

欲攫。

臀。徒孫切。腿壓也。攫。厥縛切。爪持也。

太祖以右手揮格之。虎

仰倒不能起。

太祖回馬射殪之。

殪。吁韋切。奮也。振也。射。食亦切。

○高麗恭讓王時。

太祖在咸州。有大牛相鬪。衆

人止之不得。或脫衣。或然火以投之。猶不能禁。

然如

延切。燒也。

太祖以兩手分持之。牛不能闕。○恭讓王

時。太祖往觀通川叢石亭。至安邊鶴浦橋。適睡。

馬蹉跌而墜。

通川。木高勾。麗休壤郡。新羅改金壤郡。高麗初置縣令。忠烈王十一年。陞

為知通州事。

本朝因之。太宗十三年。改通川郡。今屬江原道。叢。聚也。叢石亭。在通川郡北十二

里。有數十石柱。叢立海中。石皆六面。形如削玉。類束筮者。凡四處。亭在海崖臨叢石。故因名焉。新羅改高句麗。鶴浦縣為鶴浦縣。屬金壤郡。今屬咸吉道。安邊府任內在府東五十餘里。橋在鶴浦縣前。故因名。鶴浦橋。蹉。倉何切。跌。徒結切。蹉跌。足失措也。墜。落也。

太祖即下立。以

兩手執馬耳及鬣。馬懸空而終不捨。令人拔所

御刀斷去鞍具而後捨之下去聲。驥力涉切。馬領毛也。令平聲。拔蒲撥切。

抽也。斷絕也。馬沈復浮游而出復扶又切。游浮行也。

右第八十七章

마순사슴의등과노조임입과눈과遮陽세주네

도잇더신가

그를생으론모르니이시니. 聖人神武잇더후시

니

麋脊四十與賊口目遮陽三鼠其在于昔其在于昔言前昔所

也無

維伏之雉必令驚飛。聖人神武固如何具。今平聲其音基。

詞語

太祖從幸耦畋于海州。矢入進新矢。太祖令亂。

棹紙丸於積稻之上射之皆中。

令平聲射食亦切下同。中。去聲。下。

並謂左右曰。今日射獸當盡中脊。

脊資昔切。積也。積續骨節脉絡。

土下也。

太祖平時射獸必中右鴈翅骨。

翅施智切。鴈翅骨在。

前

是日射鹿四十皆正中其脊。人服其神。世人

射獸獸在左則射獸之右。獸自右橫走出左則射

獸之左。太祖逐獸獸雖自右而左不即射之必

折旋其馬而鞭之。使獸在左直走。乃射之。亦必中。

右鴈翅骨。

折旋直去而復橫去也。

時人皆曰。

李公射百獸。

必百中其右。○射賊口目事見上。

上第三十五章及三十七章也。

○太祖在潛邸。與禹仁烈坐西廳。見遮陽三鼠緣。

楣而走。

遮陽架木承簷以蔽日光者也。緣循也。楣。憂悲切。橫梁也。

太祖呼僮。

取弓及撲頭三候之。

僮徒紅切。僕也。

一鼠旋過于楣。

旋去聲。

太祖以謂中之而已。不至於傷可矣。遂射之。

中。去聲。射。

食亦切。

鼠與矢俱墜。果不死而走。餘二鼠亦如之。○

太祖行于原野。遇有伏雉。必令驚飛。高至數丈。仰。

射輒中。

令平聲下同射食亦切下同中去聲下並同

太祖嘗獵于松

都郊外見伏雉令人驚飛以撲頭仰射之中而落

時王福命與高麗宗親一人立於太祖之後二

人下馬叩頭而賀

下去聲

福命因請其箭太祖予

之而笑曰箭自中耶但在人耳○太祖常時作木

毬大如梨令人於五六十步外仰擲之以撲頭射

之輒中

令平聲射食亦切中去聲

右第八十八章

금바오름불광영남도와구세사리네도소잇

더신가

東門밖의 독소리가그니。聖人神功이 소위 더하

시니

松子維七與彼枯木。堯牟三箭又在于昔。又在于昔言亦前昔

所無也

東門之外矮松立折。聖人神功其又何若

松子維七事見上。上第五十八章及三十七章也

東門之外事見上。上第九章也

右第八十九章

두兄弟신하건마는藥이하늘계우니야만늘지후

신일홈엇더후시니

두버디비배안마를후미하늘계우니어마늘

드르신말엇더후시니

兄弟謀多藥不勝天厥考所名果如何焉

兩羽舟覆風靡勝天維母所聞果如何焉覆敗也

兄弟謀多事見上上第二章也○唐太宗方四歲有

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相去

聲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

能濟世安民

表標也。人形體之彰識也。幾平聲。冠古玩切。男子二十加冠曰冠。

書

生已辭去。高祖懼其語泄。使人追殺之。而不知所

往。因以為神。乃採其語名之曰世民。

採取也。

兩朋舟覆事。見上

上第七十一章也。

①太宗未冠時

冠古玩切。

有術士文成允。齋啓

神懿王后曰。此兒必有天

命。不可與他人言之。

右第九十童

아바님이받소복을제어마누리신은을들左右

하수방아바님은怒하시니

아바님보시옵실제. 아바님영하신것들을. 左右

이슬방. 아바님영하신것들을. 左右

侍宴父皇憶母悲涕左右訴止父皇則憺憶念也。憺才詣切。怒也。

也

來見父王戀母悲淚左右傷止父王稱謂見賢

遍切。傷痛也。謂言也。

侍宴父皇事見上上。第二十六章也。

太宗服神懿王后之喪廬于陵側每為觀

太祖入京於道上雨泣不絕為去聲。觀見也。涕泣如雨。謂之雨泣。至

太祖郎遇有所感輒痛哭。太祖左右莫不感愴。

太祖常稱其孝

名第九十一章

至孝。一。 더러움. 심심. 나. 모. 즐. 기. 나. 를. 아. 니. 즐. 겨. 聖
經을. 니. 르. 시. 니

大孝。一。 이. 러. 음. 심. 씌. 나. 모. 받. 는. 오. 솔. 아. 니. 바. 사. 禮經
을. 從. 호. 시. 니

至孝如彼人樂之日。我獨不樂。聖經是說。樂音洛。此承上章而

言唐太宗之孝如彼其至。故不徇世俗之樂。而乃稱聖經也。

大孝如此。人脫之衣。我獨不脫。禮經是依。

此亦承上章而言

太宗之孝如此其大。故不徇舊習之非。而能行禮經也。

唐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

長上聲。

今日吾生日。

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

樂音洛。下同。翻反也。

今君臨天

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

有負米之恨也。

子路。姓仲。名由。孔子弟子也。家語。子路見於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

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

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詩

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詩。小雅蓼莪之篇也。劬。摧俱切。劬。勞病苦也。

奈

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

悲。行。胡郎切。下。去聲。

自三國以來。君薨。嗣君皆不行三年之喪。三國。謂新羅。高

句。擧。百濟也。太祖薨。群臣固請行易月之制。漢文帝遺詔。短

喪。以日易月。太宗終不聽。服斬衰三年。子為父服。斬衰三年。斬不

緝也。衣裳皆用極麤生布。旁及下際。皆不緝也。

右第九十二章

아바다. 梓宮. 是. 高平. 에. 아. 니. 가. 시. 면. 配天之

業. 이. 구. 트. 시. 리. 잇. 가. 配對也

어마함山陵은릉수사栗村애도라오시면建國之

功을일오시리잇가

栗村山陵
所在地名

守考梓宮高平不赴配天之業其何能固

言若不赴
高平之戰

則無以固配
天之業也

變 妣山陵栗村旋行建國之功其何能成

守考梓宮事見上

上。第二十
四章也

變 妣山陵事見上

上。第十
二章也

右第九十三章

내가리이다. 만이나宗廟為공. 야가시니. 紹興之命

을金人이모르니為去聲

내가삼하리라커시니社稷為하야가시니忠國

之誠을天子아르시니

人請去矣去為宗廟紹興之命金人莫料料度也

汝必往哉往為社稷忠國之誠天子迺識

人請去矣事見上上第三十

太祖朝朝馳遙切天子以本國遣人至遼東

賈希帛金銀假以行禮誘我邊將又遣人說誘女

直潛度鴨綠江等事下手詔責之將即亮切說音稅下

同。度。通作渡。下。去聲。

土表辨明。

上。上聲。

其略曰。至若行禮於

遼東。是亦景仰於

上國。

景慕也。

當使介往來之際

有賓主交接之儀。在禮則然。於誘何敢

使。去聲。下同。介。副。

也。所以輔行使事也。

其有女直。隸于東寧。既皆作軍而當差

安肯遣人而說誘。但遼東都司起取脫歡。不花之

時。其管下人民。或有不即隨行者。

脫歡。不花。人名。

由彼安

土。非臣勒留。無所供於我邦。各自守其舊業。

勒。抑也。

贊成事。鄭道傳之辭也。

天子以表辭倨傲。益

怒。命遼東毋納朝鮮之使。使臣至遼東。不得入而

還者凡五輩。

天子遣使諭

太祖送親男。

太祖謂

太宗曰。

天子若有所問。非汝莫能

詳對。

太宗曰。臣為

宗社大計。豈應辭避。

為去聲下

並同。應於陵切

遂命

太宗與知中樞院事趙鼎奉表。

參贊門下府事南在奉箋如

京師。

太祖涕出

曰。稟質瘦萬里。

還乎。

瘦所又切

是行也。朝

臣皆為太宗危之。在曰。

靖安君有萬里之行。

吾輩枕枕死於此可乎。自請而往。

枕上枕去聲。以首枕物也。下枕上。

聲。卧所薦首者

贊成事成。石璘作詩以送

太宗曰。知子

知臣

睿鑑明

左傳申無字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註子之賢否。知之者莫如

其父之為悉。臣之賢否。知之者莫如其君之為悉。

畏天誠意為生成

孟子曰。以

小事大。畏天者也。

皆言萬世

朝鮮慶在此炎霖跋涉行

炎。熱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上國士人見

太宗皆稱朝鮮

世子甚敬之。

太宗過

燕府

燕。即今之北京也。太宗皇帝為燕王。

開府於此。故稱燕府。

太宗皇帝親見之。旁無衛士。唯一

人侍立。溫言禮接甚厚。因使侍立者饋酒食極豐

潔

使。如字。食。去聲。

太宗離燕在道上。

太宗皇帝乘

安輦朝

京師驅馬疾行。

輦。輿同。安輦。即輦之駕馬以行者。

太

宗下馬見於路側

下。去聲。見賢通切。側。旁也。

太宗皇帝停

駕。亟手開輦帷。溫言良久。乃過行。

亟。紀力切。

太宗至

京師。

天子引見再三。

太宗敷奏詳明。

天子優禮遣還。乃

命開通道路。

敷。陳。奏。進也。

後

太宗見

欽差內官黃儼。問昔見

帝于燕府

之日。侍立者為誰。

朝廷。臨事差人。使於四方者。稱為欽差官。內官。即宦官也。儼。疑

檢切。見賢通切。為。如字。

儼曰。慶大人溫良人也。

帝最親

信者。今已亡矣。

右第九十四章

차شم와傲色잇디니濟世英主一심심마조빙영。

승을놀라니

英主。指唐太宗也

간고대禮貌업디니。盖天

英氣심심이바디예머

리물조스승니

初附之時尙有傲色濟世英主遠見驚服

所至之處靡不蔑視盖天

英氣當宴敬禮

蔑。無也。蔑視。言

視之如無也

初附之時事見上

上。第十
六章也

太祖皇帝時。欽差官尙寶司丞牛牛到國。

大明官制。

尚寶司丞三負扶正
六品牛牛人名也

太祖使宗親各備宴以慰

之其人倨慢所至無禮貌至太宗邸見太宗

不覺禮敬下座叩頭下。去聲世子芳碩之黨皆不悅

相謂曰天子之使叩頭於陪臣豈有此禮必

有以也使。去聲因欲譖於太祖竟不果○耳城君

南閭平時見太宗則必謂人曰斯人蓋天英

氣蓋掩也○太宗即位後太宗皇帝遣內官黃

儼到國及還在沙峴오몰개道中謂通事金時遇曰

汝國賢王古稱箕子王建今王之賢德過之故

沙峴在都城敦義門外慕華館西北。通兩國之言者謂之通事。

五章

우
시
니
하
다

[illegible]

聖祖仁政

○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孝女之書覽之哀矜。漢家仁風。迺克成之。

也。斡。魁。

孝子之哭。聽之傷歎。聖祖仁政。斯能賞之。

也 贊 助

漢文帝時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

太倉令齊王國官也。

淳于復姓。
意名也。

其少女緹縈。上書曰。

少。詩照切。幼少也。緹。體啼二音。縈。音

嬰。緹縈。少女名也。上。上聲。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

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

復。扶又切。

下同。屬。音燭。

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

繇。讀曰由。

妾願

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漢制。永巷令。典官婢。

文

帝憐悲其意。詔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

詩。大雅洞

酌之篇。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

今人有過。教未

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

憐之。

行。下孟切。

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

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

息生也。言既剗刑臚

割而欲其復生長。不可得矣。

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肉刑。墨。劓。剕。宮。大辟也。易。

改也。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

令。平聲。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具為令。言使更為條例也。

丞相張蒼御

史大夫馮敬奏請定律曰。

相。去聲。下同。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

掌副丞相諸當髡者為城旦舂。當黥髡者鉗為城旦舂。

當劓者答三百。

髡。音坤。髡也。謂去其髮及其鬣鬚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

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黥。割其面以墨涅之也。鉗。其炎切。以鐵束頸也。劓。疑器切。截其鼻

也。當斬左止者答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

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

復有笞罪者皆棄市

止與趾同足也賕音求以財物枉法相謝也論平聲又音

倫當斬右足者以其罪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受賂而曲公法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贓污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罪人獄已決為城旦春者而又犯笞亦皆棄市也

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

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

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是時文帝既躬修玄默

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

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

道德經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溫公註云

非有非無。微妙之極致也。又玄寂也。將即亮切。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

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惡去聲。訐。

居謁切。面。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

息。樂音洛。畜讀曰蓄。寢浸同。益也。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

民。罔與網通。疏或作疎。言禁防如網之疎闊也。考子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子猶與也。從輕斷也。

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省少。

也。斷獄四百。謂晉天之下。死罪人不過四百也。錯通作措。置也。古者民不犯法。刑錯而不用。今雖未

及於古。庶幾有古之遺風焉。

太祖朝。朴子安為慶尚全羅道都安撫使。應接降

倭失誤軍機罪當斬。

朝。馳遙切。使去聲。都安撫使。不常置。若四方有事。則命大

臣使為之。降。胡江切。律。失誤軍機者斬。

已移書令誅之。以事干彼賊。

秘而不宣。外人莫得知之。

令。平聲。下並同。秘。密也。

其子實聞

之。至

太宗郎。

實。其子之名也。

適有義安君和等諸宗親

詣太宗郎。太宗出門迎接。實涕泣請活父命。

活。生也。

太宗曰。國家大事。我將若何。諸宗親既入

而辭去。太宗又出門送之。實投地痛哭。太宗

心傷之。欲與諸宗親偕詣闕以請。諸宗親曰。此國

家秘事也。上若問從何得知。則何辭以對。太

宗曰。我將任其咎。即俱詣闕。令內官曹恂啓請之。
恂曰。此祕事也。諸宗親何得知之。太宗曰。刑人
殺人。國之大事。外人豈有不知之理乎。恂入啓。

太祖初聞之。怒曰。汝等以子安為無罪乎。俄而

命中樞院曰。子欲末減子安之罪。急召善騎知印。

移送文書。

未。猶微也。

國初。都評議使司。三軍府。
中樞院。皆有知印。給事堂上官左右。

中樞院以沈龜壽啓。即

命曰。汝盡力疾馳。及敕

子安之死。龜壽受

命疾馳。行路已過半而墜馬。

命驛吏代送其書。書到之日。官欲刑子安。漆其面。

褫其衣刀刃已具

時子安囚于全羅道鎮浦凡人就斬者先漆其面褫丑旁切

也奪忽望之於曠野有一人馳來以笏揮之官怪之

停刑以待子安得不死

曠闊也

實本無學術又非武

藝之人而太宗賢其救父使掌禁旅位至二品

禁旅宮禁宿

衛之兵也

右第九十六章

將軍도한마른豁達大略이심씨狂生이든소방

同里를다타오니

將即亮切下同

宗親도한마른

隆準龍顏이심씨書生이보△

卷同志

將軍雖多豁達大略狂生亦聞依人以謁

宗親雖多隆準龍顏書生載瞻因友以攀揚子曰攀龍鱗

附鳳翼

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為里監門高陽聚邑名屬陳留圉縣

魄音薄落魄失業無次不得志之貌監門門卒也間在鄉里在野並五百家皆有門漢高祖

麾下士適食其里中人適會也食其見謂曰諸侯將

過高陽者數十人將即亮切下同諸侯將謂諸侯及諸將也吾問其將

皆握齷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握乙角切本作齷齷

初角切。本作齟。握齟。
急促貌。好去聲。下同。

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

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

易。弋豉切。輕小也。為去聲。先。謂先容也。莫。

為我先。言無人為我作紹介也。

若見沛公。謂曰。若汝也。

臣里中有酈

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

狂生。

長去聲。

騎士曰。

騎士去聲。下同。

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

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漉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

未可以儒生說也。

上冠古玩切。漉。踈鳩切。溺。乃釣切。小便也。說音稅。

酈生

曰。第言之。

第。但也。

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

從。七恭切。

誠。居拜切。警。救之辭也。

高祖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

傳。張戀切。

酈生至入謁。高祖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

生。

倨。與踞同。

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

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

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

高祖罵曰。

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

助秦攻諸侯乎。

豎。僮僕之稱。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

酈生曰。必聚

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

長。上聲。長者。老人也。食其

自謂也。

於是高祖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

輟。株

劣切。止也。攝衣。起而持其衣也。延。引也。坐。才卧切。

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

從。將容切。橫。胡盲切。以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橫。一說。關東地從長。六國共居之。蘇秦相六國。令

從親而擯秦。故曰合從。關西地橫廣。秦獨居之。高張儀相秦。破關東從道。使連秦之橫。故曰連橫。高

祖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安何也。酈生曰。足下

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

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繩三合曰糾。糾合猶締交也。一說。糾督也。漢書作瓦。

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

達之郊也。陳留。縣名。屬陳留郡。留本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也。衝。通道也。四通五

達。言無險阻也。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為五達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

善其令。言我與陳留縣令相親善也。請得使之。令下足下。使去聲。令。

平聲。令下之下。去聲。言我請得為使而往說之。可令其歸伏也。即不聽。足下引兵

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高祖引兵隨之。遂

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

下。去聲。廣野。左河內山陽縣。

太祖隆準龍顏。奇偉絕倫。幼時遊於咸興永興間。

北人求鷹者必曰。願得神俊如

李

太祖諱

者。諸子

中獨

太宗貌類焉。

類。肖似也。

河崙與驪興府院君閔

霽為同志之友。

驪興。本高句驪骨乃斤縣。新羅改黃驍為泝川郡。領縣高麗改為黃

驪。顯宗屬原州任內。後置監務。或稱黃利。忠烈王以妣順敬王后內鄉。陞為驪興郡。後又陞為黃驪

府。恭讓王復降為驪興郡。本朝太宗元年以元敬王后內鄉陞為府。十三年改為都護府。別號

驪江。今屬京畿道。

崙素好相人。謂霽曰。吾相人多矣。未有

如公之

二甥者。吾欲謁見。請公道之。

好去聲。相並去聲。女

之婿曰甥。

元敬王后。霽之第二女。故謂

太宗為二甥也。

見賢遍切。道導同。引也。

霽謂

太宗曰。河崙欲見

君。太宗乃見之。崙遂傾心

事焉。後為

定

社佐

命功臣配饗

廟庭

對配

也。以功而配食於廟。周制。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燕於庭。死則降在庭位。謂

之配

右第九十七章

龍飛御天歌卷第九

